

禪海

精粹

落日殘照紫禁城



编者 庄建平

统编 章伯锋



碑海精粹

「落日残照紫禁城」

统编 章伯鈞

编者 庄建勋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址: [http://www. booksss. com](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 @ mail. sc. cninfo. net](mailto:scrmcbf@mail.sc.cninfo.net)

特约编辑: 金汇海

责任编辑: 叶 勇

封面设计: 邱云松

技术设计: 古 蓉

责任校对: 伍登富

· 稗海精粹 ·

落日残照紫禁城

——清宫秘史纪实

统编: 章伯锋

编者: 庄建平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成都华川电脑印务中心照排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12 千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4711-8/K·634

印数: 1-3000

定价: 28.00 元

编者的话

《近代稗海》编辑出版于 80 年代，前后陆续有 14 辑问世，然事隔多年，目前书店已很难见到。编者不时接到热心于此书的读者，询问是否有新编各辑出版，有的读者为觅购此书而屡屡来函。现四川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一部《近代稗海》的选编本，以应读者之需。全书共分 5 卷，一、落日残照紫禁城——清宫秘史纪实；二、晚清民初政坛百态；三、闲话民国；四、内忧外患中的蒋家王朝；五、近代中国社会面面观。所收篇目除一部分转录《近代稗海》出版之各辑外，大部分为新选辑自解放前后出版的（包括港台版）笔记、杂记、杂史及有关文史史料刊物专集上所载回忆录、调查访问记，并有摘录自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的写实报道，以及新旧地方志的资料。内容多为正史所不载，或记事略而不详的史实、记事，如清宫典制、掌故，宫闱秘闻，王公贵族生活，政要人物遗闻、轶事，政坛内幕，军阀兴衰，遗老政客生活百

态；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婚礼、丧仪、风俗民情，以及帮会、流氓、妓女、乞丐、赌博、毒品等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写实记述。凡收入本书各篇目，多属史料笔记性质，并非道听途说的无稽之谈，且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其内容多可为治史者参考。读者在浏览阅读时，可从中熟悉近代中国的方方面面，扩展视野，增广见识。

全书策划、统编由章伯锋负责，各卷编者：第一、二卷庄建平，第三、四卷吉迪，第五卷卞修跃。

编 者

1999年4月

2603/118

目 录

南屋述闻	龙顾山人辑 (1)
枢廷载笔	祁寯藻 (41)
客韩笔记	许寅辉 (55)
东使纪程	花沙纳 (78)
垂帘波影录	许指严 (110)
圆明园与同治帝	吴相湘 (125)
德宗遗事	王树枏 (163)
光宣小记	金 梁 (185)
崇陵传信录	恽毓鼎 (237)
珍妃其人	商衍瀛 (258)
诡谋直记	毕永年 (264)

庚子西狩丛谈——慈禧西行	吴永口述 刘治襄记 (269)
慈禧西行太监之不法	(354)
荣相国事实记略	佚名 (359)
老庆记公司	许指严 (366)
德宗请脉记	杜钟骏 (371)
清末王公贵族的生活	(380)
让国御前会议日记	溥伟 (412)
记隆裕后之宣布共和及其逝世	黄远庸 (419)
溥仪大婚纪实	(422)
清宫空前之大火	(434)
冯玉祥迫宣统出宫记	许金城 (437)

南屋述闻

龙顾山人 辑

说明：《南屋述闻》二卷，油印本，前后序跋，无成书年月。据卷首开篇自云：“迨丁巳夏，余以卿阶叨与枢直”云云，可证写于民国。作者未署真名，题龙顾山人辑。龙顾山人是郭则澐之别号。则澐，字啸麓，号蛰云，福建侯官人，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进士，宣统初年曾任浙江温处兵备道。著述甚多，有《龙顾山房全集》，刻于戊辰，包括诗文词等。曾游日本，有江户竹枝词百首。此外有《十朝诗乘》、《洞灵小志》等书。其补军机章京，则在民国初年，时清室皇族犹未退出故宫，以小朝廷自居也。

卷首记述其父礼部侍郎太保公者，乃郭曾炘也。曾炘字春榆，光绪六年庚辰科进士，以礼部主事补授军机章京。晚年著有《过隙驹日记》（稿本未刊）。郭氏父子均进士，均曾任军机章京，故作者于卷首盛称父子同任军机者，有清一代人物中确实不多，故作者对此欣然乐道。

南屋者，军机章京办公处，在隆宗门内，建于乾隆十二年，据《清会典》八六三载，“于乾清门左右建直庐各一二间，又于景运、隆宗二门内之南各建直庐五间，北向。”北向即南屋，今日游故宫即可见其地。

全书均讲清朝军机处故事，关于嘉道以后为多。所记凡关于典章制度、人物升降等，不失为近代史料中不可多得之记载，可贵之参考。按清人笔记中谈军机处者多矣，大皆记录片段，似此系统的缕述，互相贯联者，洵足珍贵。按军机章京虽只三四品官，因系清廷政权要地，选拔人才极为严格，以敏捷缜密为主，常由此阶梯可望大用，清朝许多军机大臣或大学士，均由此飞升，故戊戌变法，对于六君子即如此安排。戊戌七月二十日光绪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以候补人员提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亦可见军机章京之重要。倘戊戌变法成功，则上述几位新军机章京即可执政，惟不到一月，变法失败，六君子被害，光绪被幽囚，此亦有关南屋旧闻，不可不知也。

《南屋述闻》于1940年刊出于北京《中和》月刊第八卷第8、9两期，署名水东花隐辑。内容较油印本多出戊戌变法三则（见卷二），另有的文字微有出入，今据油印本由谢兴尧整理。

南屋述闻卷一

军机处直房在隆宗门外，北房五楹，为大枢趋直之所，南房为章京直舍，亦五楹。汉章京恒在西间，满章京恒在东间。枢直中人相沿称南北屋，其曰南屋者，谓章京也。先太保公以光绪十九年癸巳五月由礼部主事充章京，迨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三月丁先大父忧去官，时已赏侍郎衔，署礼部右侍郎，在值凡一周星。余少时好研掌故，凡枢垣故事，得自庭闻者颇多。迨丁巳夏，余以卿阶叨与枢直，距先公之离直复一周星，得亲至所谓南北屋者。昔所闻于先公，至是皆一一躬睹之，童时默识，垂老而不能忘，盖系于国家之感者深矣。曩之父子同入军机者，若蒋炳子熊昌，方观承子维甸，袁守侗子煦，梁国治子承福，孙士毅子衡，赵文哲子秉渊，龚提身子丽正，虽所遇显晦不同，而生值清时，类皆有所建树，小子之所值则为何如耶。钧天倘恍，视草仓皇，视先公当日倬直从容，回首且如天上。忆陈弢庵太傅丈句云：“不须更溯乾嘉盛，说著光宣已惘然。”笔之有馀慨焉。

国初承明制，丝纶出纳，掌于内阁，而赞画戎机，匡翊庙算，则议政王大臣主之。雍正时用兵西北，虑中书未尽谨密，始别设军需房，嗣定名军机处。其初即用议政处得力之员，如雍正八年仅内阁侍读舒赫德、兵部主事常钧二员，皆旗籍也。舒后授军机大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襄。次年始有汉章京，由大臣于中书中检选委用，首直者为阁侍读蒋炳，后官至仓场侍郎。其时满股间有由部员小京官笔帖式充任者，汉员中无之，故有谓军机处为内阁之分局者。乾隆初年，用起居注主

事马燂、宗人府主事章宝传为章京，亦以其久任中书，为大枢所识拔也。

汉章京之有部员，自乾隆二十年户部员外郎陈耀祖始。同时涿州刘湘，以御史入直。二者皆非恒格也。至乾隆二十九年以后，部曹入直者乃渐多，如郑步云、邵洪由吏部主事，陈绳祖由户部主事，洪朴由工部主事，费淳由刑部员外郎皆是，然仍以中书为主。仁宗亲政，欲杜枢相树党汲引之弊，乃专重考选，于是部曹入直者转多于中书。嘉庆四五年间所补章京，如茅豫、任烜、何元烺、糜奇瑜、熊方受、张志绪、黄跃之、杨懋恬，大抵皆部曹，而中书只盛惇大一人。当时有军机处司员之目，且见于诏旨，自是沿至光、宣，凡满汉章京皆以部曹为多，即有由中书入直者，数年间亦保擢部员矣。

军机处章京之考试，由内阁及各部考核各员之合格者，询其愿送与否，其愿送者本衙门先试之，择尤保送于军机处，然后枢臣酌定考试日期。试题以论一篇，三百字为率，限晷交卷，卷用白折，兼取工速。人数较多，得分日试之，试毕由枢臣专其去取，不别简阅卷大臣。其试卷亦不糊名，异于其他试典，盖以职司密勿，重在考督其人之品行声名，初不专取文字。乾隆十八年御史傅棠疏言，当于举场考试章京，照章弥封，别派大臣阅卷，以昭慎重。上谓糊名考试则但能观其文字，何由识别才品。要惟秉公甄别，严惩滥保而已。观此可知立制用意之深，而视斯选之特重也。凡考取者由军机处带领引见，先行记名，以次传补，大抵首列无不记名者，第二名以下或记名或否，由上圈定。

自选考章京之制行，凡阁部保送者类皆系进士、举人出身，间有拔贡出身之部员，亦必朝考高等用为小京官者，而捐

纳者不与焉。惟甲乙榜有捐纳内阁中书者，例得保送。

枢垣初设，由大枢秉笔，汉文皆张文和任之。文和又举汪文端入直以代其劳。其时之章京职缮写而已。满文亦然。舒文襄、班第等姻国书，皆躬任属草之役，厥后傅文忠为首揆，欲督满章京才具，稍假借之。文端见满员如此，亦自嫌近于揽持，乃渐使章京代拟，相沿日久，而属草遂为章京之职。虽君上亦知之也。然诏令之重要者，大枢犹往往亲撰之。既定稿乃授之于章京，故大枢居末者，俗有打帘军机之目，亦曰秉笔军机。盖枢臣入对时，必携带笔墨，备御前撰记之需，又出入必有褰帘者，皆新进之大臣服其劳也。

首任大枢者，为鄂文端、张文和，其名称为办理军机事务。继此凡简派军机大臣，其谕旨皆曰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处学习行走，如雍正十一年命讷亲、班第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四十五年命福长安在军机处学习行走是也。至嘉庆中有旨命松筠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英和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于是任用军机大臣，其谕旨皆沿是式。晚近亦有授为军机大臣者，而章京之署衔乃曰军机处行走，然谕旨仍称之曰军机章京，其于枢堂亦自称章京。其投帖用红单片，侧书章京某，虽擢至大九卿或权侍郎不改也。按章京为国语，国初之昂邦章京、梅勒章京，即各旗都统、副都统。后来旗制尚有管旗章京。西北各城之办事参赞大臣，其属亦置章京，初不限于枢僚也。太宗尝谓范文程曰：“范章京朕之心膂。”其时文程亦赞襄机密，昕夕在公，于后之军机章京为近。

章京初无定额，自嘉庆四年始定为满汉各十六员为两班。每班以一人领班，一人帮领班，俗称为达拉密、帮达拉密。盖达拉密者，国语领袖之谓。至嘉庆十一年奏留署满章京

重伦于额外行走，二十一年又奏行走之强逢泰不占额缺，于是每八人之外，复有额外章京一人，满汉各十八矣。咸丰三年以军务殷繁，添传记名章京四人在额外行走。至十一年，所传四人有已补入额者，又请添传二人在额外行走，则每班各为十人。同治十一年军务渐平，复请停传二人，仍符十八人之数。光绪中定为每班十人，迄于改制。其间有由丁忧起复者，循例皆于额外行走，往往不止十人。

两班曰头班、二班。其直期以二日番替，而每日必有直宿章京二人，以资深资浅者各一。资深者曰老班公，资浅者曰小班公。其直宿之所，恒于方略馆。盖方略之提调、总纂、协修各官，例以章京兼任，其任缮写之役于军机处者，亦即方略馆之供事，故枢直档案咸藏庋于此。直宿者以次早赴直庐交档册、月折等件于接班者，曰交班。枢堂有所交派则直班之章京承应之。赵云崧《檐曝杂记》谓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事非一人可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更入内。盖乾隆间军兴事繁，暂行之制，后来无之。章京擢至领班、帮领班者，则不复直宿。

直庐初创，仅板屋数间，乾隆中始建瓦屋。赵云崧谓初直时，直舍在大臣直庐之西，其屋只一间有半，嗣迁于对面北向之五间，是即今之直房。自今视之犹甚隘也。西苑直房在苑门之北，中海之东岸，背苑墙而面海，圆明园直房在左如意门内，颐和园直房亦在官门内之左庑，皆视隆宗门内直庐为胜。而圆明园之七峰别墅，为枢僚直宿处，颇饶树石，屡见篇咏。王定甫淀庐六咏，曰七小石，曰有嘉树轩，曰井屋，曰拱宸楼，曰欧斋，曰湖阴西舫，即咏是墅。林颖叔同时枢直，其自号欧斋亦取于此。颖叔《病中梦登拱宸楼》句云：“登楼秋老

半山月，近水星明初夜灯。”定甫拱宸楼绝句云：“小楼一角护垂杨，携得秋风襟被凉。不信人间即天上，楼前银汉接红墙。”后楼前柳枯，又以见山为喜，与同直唱和有诗，一时胜致可想。袁子才记鄂文端事，谓上以藩邸小红桥赐公为别业，而中分其半为军机房。又《枢垣记略》：乾隆间，以庆复入官花园，赏给军机司员为该班直宿之所。嗣以日久颓废，请与庄邸五福书房互换，允之。又挂甲屯、冰窖两处皆有章京直庐，未知何者为七峰别墅也。近年枢僚园直者别有军机处公所，在颐和园之南，非复承平之旧矣。

康熙时即有奏折，然以题本为正，往往奏折奉准者，仍令照例具题。自设置军机处，凡重要政事皆具折直达于上，上阅后即时处断，由枢臣承行之，其题本主于内阁者，大抵皆例文也。凡题本由通政司收受。每日奏折上陈，或依议，或照所请，或交部议奏，上各以指甲画之，以为暗记。奏事太监汇捧折匣一一宣旨讫，以授军机处遵行之。其有待商榷者，枢臣入对，面承上旨，既对而退。则全班章京皆上堂，曰接旨。枢臣于其应办者，若明发，若廷寄，若交片，咸面授意旨，令章京属草。或匆遽立待，即于北屋定稿缮写，篇幅长者，得截定行页，由数章京分书而合成之；其合粘以纸匠任之。或有更改匆勿不及另缮，得粘纸盖于其上，字有增则挤而书之，有减则展而书之，虽大小不匀，或欠端整，皆无碍进呈，但不得挖补，按此类古之贴黄。其奏折未经御批而由枢臣酌拟者，既拟定则裁白折纸为签条，录所拟批于上，盛以折匣，送交太监呈上照批。若寻常安折之批“朕安”等字者，由章京蘸硃敬书，以代御笔。

内阁无印，而军机处有印，质以银，钤以紫泥。其文曰

“办理军机处之铃印”。盖为铃发廷寄或交片之用。廷寄者，以传述谕旨。发端云“军机大臣字寄某省某官”，末云“遵旨寄信前来”。先是，军机领袖职望俱崇，凡廷寄皆以领袖大臣列姓，迨和坤为首揆，高宗知其不称，始改用军机大臣字寄，至今沿之。大抵机事慎密，不便发抄者，咸用廷寄，由兵部加封驿递。其迟速皆于函外判明，由章京判之。寻常曰马上飞递者，日行三百里耳。有急则另判日行里数，往者至六百里加紧而止，近时有八百里加紧者。若行于各提镇或各盐政关监督，则不曰字寄而曰传谕。近时电信通行，于是急要政令，更有电旨。电旨之式，云某省某官，本日奉旨云云，特电遵照，末署枢字。其复奏亦往往用电信，谓电奏，别有颁行密码，由章京译之。

交片于各部院者，必其有所申谕者也。若寻常交件，则交由各衙门领事司员面领。领事者得至章京直庐，领訖则签名于簿。簿列所领件数以资考核。内阁亦派中书逐日赴军机处领事，盖凡发钞各件，胥由内阁领钞，而于次日缴回原件。内外奏折之发钞者，以部院应办者为限，不涉部院者不与焉。未加硃批之件（即指画暗记者），即以原件发钞。若加硃之折，内折存军机处，以俟汇缴，外折仍递回原省。其专差奏者，以原件交内奏事处封发；若由驿驰奏者，则封交兵部发驿，皆即日行之，而必先录副存档。

《制艺丛话》载有枢直制艺两股，仅忆其前三句云：“辰初入如意之门，流水桥边，先付衣包于厨子；未正发归心之箭，斜阳窗外，频催钞折于先生。”盖枢僚园直时游戏之作。厨子者，直房所用杂役也。章京不得带仆从入内，故衣包等件，皆由厨子赍之。余尝于市肆，见明代宫门照验铜鱼符，镌有厨子

二字，其名由来久矣。若先生则章京以称供事者，供事任钞写之役，如每日奏折之录副，或一奏折而分交数部，则必别抄分交，其事亦甚繁重。凡本日之事，皆即日办竣，不得积搁。既办竣，则由直班章京将所有文件筐而盛之，由厨子赍送于方略馆，以交直宿章京分理之。

本日所办一切事件，由直班章京一手记于簿，谓之随手，亦曰记载备查。明发记以“○”，廷寄记以“△”，取其敏速也。直宿章京复将本日所办各事分记于明发、廷寄各档及现月档。凡档案皆依年月编存，知其为何年何月所发上谕，再检是月之明发档中，则其件斯得，故检档从无稽滞。然一事而数见明发，则须一一考其年月而分检之，又不如各衙门案卷之一线衔接矣。凡档案每三年重修一次。供事任缮写，以章京二人任校对，俱得叙劳邀奖。其重修亦仍用年月编存之法。

军机处有沿用之名词为外人所不及知者，随手即其一也。此外如缮写明发谕旨，及廷寄交片，谓之现递。字数较长之稿，截定段落，分数人书之，谓之点扣。分书讫仍糊粘而接联之，谓之接扣。领班复校后贮于黄匣，送大臣恭阅无讹，始授内监呈进，谓之述旨。中有经硃笔改定者，谓之过硃。若先期预拟之件，缮写讫封存备递者，谓之伏地扣。其恭遇巡幸赶于首站呈递者，谓之下马扣。又有仓猝急就，赶于圣驾途憩之尖站呈递者，谓之赶鸟墩。其他日行事件，如交件于院部领事司员曰交发。章京承钞密件，由两员互校讫而注明事由及办法于副本，曰开面。本日到折归函后，缴入内奏事处，曰交折。其发交各衙门折件，经交还而汇存者，按日为束，是曰月折。每月谕旨片单等件，接日汇装成册，经月一换，是曰清档。章京之直班者，将日行事件办竣，以现年随手、现季清档、月折及

各要件存贮于柜，而亲手题封，是曰封柜。凡此统称班务，其在直治事之案，曰班桌。

凡直宿者皆兼直日，曰本班。其该班而不直宿者曰帮班。若在园直，则每四日为一班，谓之该园班。每班亦以二人分班轮算，与在城同，俟直务毕，则退而聚居于外直庐，即前此之七峰别墅、后来之军机公所也。迨第四日园班届满，是日散直后，不直日者听其陆续入城，惟领班与本班必留宿，以俟次日交班，谓之不截尾。若园班值上回宫，在每班之第五日，则带直一日为五日班，历来如是。至于扈从行围，则两班章京轮派，以本年秋围合次年春围为一班，扈旋后例得辍直，或数日或数十日，视道里之远近为衡。其不随扈之章京，每日由是班轮满汉各二人诣内阁听报，满章京只候于诰敕房，汉章京只候于蒙古学士堂，遇有行在军机处文件，分别照行之。迨圣驾回扈从者辍直，则不随扈者连日趋直以代之。凡辍直更替谓之图塔密，扈次驻蹕日期谓之音德密。二者皆注明于随手簿中。

行幸所至，有行宫者，以宫门外左偏之屋为军机直庐。若行营等处，则权设蒙古包或帐房。行营设于白布城东门夹道内；其在看城等城，则设于黄布城左右。章京亦别有帐房，随带短几坐褥，依次列坐。《檐曝杂记》谓扈从木兰时，帐中无适用之几，累折匣代之，以铁丝灯笼照书，一经紫拂，蜡泪狼藉，想见行役之苦。

军机处印存大内，印钥由领班大臣佩之，其请印钥以金牌，由直班章京佩之。每日班务毕，以金牌交于直宿者，乃得退直。若随扈，则请印出，交部赍往，途次由兵部司员每日送至行宫直庐，请枢臣启视并备铃用。

枢直以慎密为主，嘉庆五年特谕王大臣等不准至军机处说